

我在家里排行老大,是长子,也是兄弟姐妹们的大哥,但是这个身份并不稳固,因为我的上面有两个表哥,一个是大姨的长子张福仲,一个是大姑的儿子林文奎。我的这两个表哥都是非常有意思、有故事的人。

先说大姨的长子张福仲,这个表哥从小和我非常亲近,互动和交往特别多,首先因为他是我的母校解放小学的少先队大队长,在那个时期孩子的心目中,是了不得的权威人士,而我充其量只是一个中队委。在少先队的阶层排行中他就压了我一头,另外他的学习成绩一直非常好,一直是我和我的兄弟姐妹们学习的楷模。福仲大表哥就这样成为我童年乃至少年生活中的重要的模仿对象。

另一个表哥林文奎,是我亲爱的大姑的儿子,尽管他没有像福仲表哥那样显赫的大队长的身份,但是他的辈分确实在我们这个家族中具有无可撼动的地位。我记得林文奎表哥参加工作时,他第一个身份是当时开鲁县委的通讯员,文奎表哥拿到了一份微薄的工资,他做的第一件事,居然

是把我请到了塞外小城开鲁县的唯一的饭馆中,请我这个小表弟吃了一次油条。这是我平生第一次下馆子,也是第一次吃到油条这样美味的、很有象征意味的食品。所以林文

奎表哥那次宴请让我产生了深深的羡慕和敬仰,而那开鲁县唯一馆子炸出来的油条,香脆和爽口的美味至今仍然保存在我的味蕾的记忆中,这是一个小孩子的天性,所以我特别感谢我的林文奎大表哥。

后来我随父亲南北迁徙,于是和文奎表哥有了一次特殊的经历,那已经是很遥远的上世纪70年代了,当时我从军云南,驻守边疆,突然接到文奎表哥的信函,说他也已经参军入伍,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炮部队的一名军官,而且他的部队即将从云南到老挝执行任务。我的表哥所属的是高炮部队,而我所属的是地炮部队。接到表哥的信息,我马上和他联系,希望在昆明能见到我亲爱的表哥一面。于是我们

表兄弟就这样在遥远的云南边疆城市昆明有了一次特殊的会面。寻找文奎表哥的过程很复杂,我骑着一辆借来的自行车,

东奔西走,终于找到了久违的文奎大表哥,

草原,静静地成为一名非常尽职的领导干部。

而我另一个表哥张福仲,母亲家族的老大,在我们童年的记忆中也有无数次顽皮的记忆,我们曾一起在我们共同的外祖父的乡村住宅住宿,我们一起偷过那美味的西瓜,我们还一起度过童话弥漫的草原的夏夜。后来我的这个表哥成了一家国有企业的负责人,他的故事很多,但是由于我大姨父也就是大表哥的父亲是一个尽职的中学物理老师,所以我表哥的生活注定中规中矩。

现在我的两个表哥都消退了童年乃至少年的激情,生活在科尔沁草原的那座西辽河边的小城,他们的晚年平静,但是充实。从微信上我感觉到他们的生命的激情依然澎湃着,那逝去的岁月仿佛没有对他们的壮志产生任何干扰。

所以我向我的两个大表哥,一个是父系系统的老大,一个是母系系统的老大,献上我一个兄弟的真诚的敬意。有表哥就证明你还是小弟,有表哥的感觉,真好。

## 大表哥轶事

高洪波

文奎表哥领着我一起到昆明的照相馆,两个来自内蒙古草原的军人,拍了一张特殊意义的照片,然后吃了一顿春城过桥米线。等我再见到表哥时,他已经脱下军装回到地方,成为故乡的一名地方干部,但是我是至今忘不了当时在遥远的云南边疆,在昆明,我寻找他部队的那次艰辛以及兄弟相逢时的欢乐和欣喜。

我的文奎大表哥,我这一辈中年纪最大的人,就这样为我云南从军的记忆留下了一次刻骨难忘的印象。你无论如何也想不到从遥远的科尔沁草原到云南边疆,再到老挝,是何等的艰辛的旅行,但是我的大表哥就这样完成了他生命中特殊的青春记忆。然后他脱下军装回到科尔沁

旧时,上海多老式里弄。老式里弄的两头,为过街楼,过街楼下,一边是皮匠摊,一边是剃头摊。对大多数弄堂来说,这属于“标配”。我居住的新华里的过街楼底下也有鞋匠摊和剃头摊。

皮匠摊极简单,一把木椅,一个置鞋柜,便是全部家当。那皮匠自年轻时便在此摆摊,人们都唤他“小皮匠”,及至头发花白,称呼却未曾改过。我疑心这绰号已成了他的本名,至于真名,倒无人知晓了。小皮匠修鞋为主,偶尔也按主顾要求做新鞋。他的手艺极好,远近闻名。

一日,母亲给我做了双布鞋,穿了几天,命我去打前后掌。我依言将鞋送

至小皮匠处,还未开口,他便抬头道:“打鞋底,前后掌,轮胎底。明天下半天来拿。”我暗自诧异,他竟

## 过街楼

郑自华

能未卜先知? 次日取鞋时,见他从几十双鞋中准确抽出我的那双,更觉神奇。

“小皮匠,你怎么晓得这双是我的?”我问。“昨天你将鞋子给我,我就晓得是你的。”他答得平淡。我不信,指着一双绣花鞋问是谁的。他道是“17号前楼小开家主婆的”。17号前楼的小黑皮是我同学,我见过这双鞋。我又指一双三接头皮鞋,他说是“45号客堂间当远洋轮船船长的”。再指解放鞋、翻毛皮鞋,他皆能一一说出主人。我连呼“过目不忘”,旁观的剃头师傅插嘴道:“没有这点本事,混不下去。”

剃头摊更简陋,一个脸盆架,一只方凳。剃头被戏称为“杀头的”,用苏北话念来尤为生动。大人去理发,剃头师傅问:“老样子?”答曰:“老样子!”便动手。我去时,他连问都

不问,直接开剃。我抗议,他笑问:“奶油大包头好吗?”引得众人哄笑。多年来,我在他那里剃的都是“老样子”。唯有一次,我坐上凳子,突然道:“三七开!”他惊讶看我,我坚持着。他喃喃道:“大了,要好看!”自然依言剪了个三七开。

后来,弄堂墙壁上挂了报夹,每日夹了一份报纸;有了公用电话亭,喇叭里传来某某号,电话! 再后来,知青回沪,弄堂里多了点心摊,缝纫机摊,摊主多为年轻人。本来就不宽敞的弄堂,进出要在人群中穿梭。

再后来推土机轰鸣着碾过,有着九十多年历史的新华里已经不复存在,替代的是兴华里。新华里成了兴华里图纸上的一道虚线。往日的老邻居相聚在兴华里附近的小饭店,那还在建造的兴华里的外墙上画着石库门的图案,显然已经不会再有过街楼了,而唯有我和我的小伙伴们的记忆里装着整条弄堂的故事。



圆圆有张淡定的脸

温和。圆圆的规矩都是我教的,它认我为主人。没想到有一天,它让我体验了一把无条件信任和维护。那天我和妈妈发生了争执,一开始,在我房间,安静待着的圆圆感受到了紧绷的氛围,开始焦躁不安,屡次扒门想逃离,妈妈把它放出去以后,再次关上了门,我和妈妈的争执并未结束,随后我开始哭泣。圆圆听到了我的哭声,开始在房外用力扒门。我妈妈把它放进来以后,它跑到我床边,跳上了我的床,舔了舔我的眼泪,随即冲着我妈妈吠叫,然后,又舔了舔我的脸,再次冲着我妈妈吠叫。圆圆平时对人温和,对家人更是百依百顺,但这次它为了维护我不惜凶我妈妈。它才不管这场争执的前因后果,只知道它的“主人”受委屈了,它要维护我。真挚且单纯的感情如此强烈,圆圆的行为让我破涕为笑,妈妈也眉开眼笑,争执就这么轻轻放下了。

几年后,已不记得为何吵架,但圆圆维护我这件事,成了我心里的一团温暖的火,持续燃烧着,也燃着我的创作热情。我与狗狗的相遇与互动,都会变成我创作的一部分。

圆圆的故事让我的创作更加顺滑,我画了很多圆圆的日常,阳光下的睡姿,雨后的发呆,更多的是趴着、躺着,如此这般地成为我艺术表达寄托。我说过圆圆是懒狗,它似乎有许多安全感,丝毫没有分离焦虑和恐惧。对它来说,也许是“家里人总归会回来的”“总归有饭吃的”这类的安全感让它不焦躁。圆圆总是静静地等着我回家,然后淡定睡在我的房间门口,守着我。有圆圆在身边,我的心会慢慢静下来了,享受跟它在一起的安静时光。

常说狗有灵性,若没有亲身经历过那是很难体会的。圆圆是一只脾气稳定且大多数时候懒懒的狗狗,平时对人极其

比背上的要柔软蓬松,尾巴像扇子一样轻轻摇晃,带起阵阵轻风。我喜欢揉捏圆圆的脚掌,妈妈曾说像馒头,确实,又大又厚实。偶尔会抓起它的脚闻一闻,圆圆的脚掌是暖暖的大米味,有时会有泥土的气息和青草的香味。其实,每只狗都有自己的特点,味道也不相同。哪怕用香波和精油,虽然短时间内会盖过本身的气味,但是,当香味散去一些,狗狗自身的体味就会泛上来,和人工的香味结合,那味道很奇怪。我发现狗狗的体味大小跟体形大小关系不大,有时候,一只七公斤的小型犬的体味也会比一只三十几公斤的大型犬重。

常说狗有灵性,若没有亲身经历过那是很难体会的。圆圆是一只脾气稳定且大多数时候懒懒的狗狗,平时对人极其

在到达海拔3600米左右的缆车顶端出口处蜂拥出来:哇,无限风光在前方!

我与杨钢兄步履轻松,一路谈笑着与江南水乡、岭南风光,或是祖国的北疆和西域地区迥然不同的高原湿地美若仙境的绮丽风

## 望龙坪观景

周云海

夕阳年华,我时常与一拨老友外出游行。有老友说,年纪上去了,出游尽量不去徒步爬山,少走耗时费力的绵延山道——我心里窃笑他“哥已不是当年的哥”。面对爬山涉水,我颇自信。

最近,我与农友杨钢兄游玩一些四川山水,孰料,在黄龙景区遭遇了高反。黄龙风景名胜区,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松潘县,是中国唯一保护完好的高原湿地,享有“胜地仙境”“人间瑶池”美誉,不仅是国家级重点风景名胜区(当然也是5A级景区),1992年,更是被列入了《世界自然遗产名录》。通过宣传介绍,让我在到达黄龙景区时,对“人间瑶池”充满了兴奋遐想。景区入口处海拔3140米,因为出发时喝过两支“红景天”口服液壮了胆,我忽视了可能出现的高反。我们乘着被挤压得像沙丁鱼罐头一样满的缆车,

在到达海拔3600米左右的缆车顶端出口处蜂拥出来:哇,无限风光在前方!

我与杨钢兄步履轻松,一路谈笑着与江南水乡、岭南风光,或是祖国的北疆和西域地区迥然不同的高原湿地美若仙境的绮丽风

这个秋天,总结出一条“人生忠告”,就是在桂花盛开的时节不要从桂花树下走,尤其是在月光如水的晚上。

因为从树下经过,桂花可能像调皮的雨点洒在你的头顶、肩头,甚至钻进你的衣领,这时花香缠绵,你会秋思泛起。大概你会停下匆忙的脚步,深呼吸,然后沉醉在一片广袤的馥郁里。你会好奇,抬头看花,然后看月。皓月当空,你会想到蟾宫折桂,继而联想到美食、美酒以及美人,譬如桂花糕、桂花酒、月宫里桂花树下的嫦娥。或想起宋之间的“天香”(桂子月中落,天香云外飘)。总之,从月夜的桂花树下走,你可能沦陷,成为那个香阵的俘虏。

关于桂花,当年父亲从上海带回“沈大成”桂花糕,我不过10岁,能分到一块或半块。小小的乳白色方糕,点缀着金色的小花,香甜,软糯。按理说,对待这种食物我应该细嚼慢咽的,但我是抵不住诱惑的孩子,吞进肚里后才想起该细品一下的。这时,舔着嘴唇,咽着口水,再看父亲,父亲露出得意的微笑来,意思是:我就知道你小子是忍不住的!

我把桂花糕的包装纸夹进旧书里,那本书专门用来珍藏吃过的糖纸。水果糖、大白兔奶糖、话梅糖、太妃糖,打开书,就像打开童年关于香甜的回忆。现在书中增加一款新的藏品——桂花糕的香甜。桂花糕的包装纸上画着一枝桂花,我曾按图索骥,但总是无果而终。我原以为气候不宜生长,直到后来读到李清照的《鹧鸪天·桂花》。大概是在公元1107年的秋天,25岁的李清照在青州写下著名的《鹧鸪天·桂花》:“暗淡轻黄体性柔,情疏迹远只香留。何须浅碧深红色,自是花中第一流。梅定妒,菊应羞,画阑开处冠中秋。骚人可煞无情思,何事当年不见收。”青州距离我的老家并不远,而青州之桂,堪称宋词中的“桂冠”。

李清照的《漱玉词》以白描见长,但此篇“桂花”却以议论取胜。诗人描摹桂花尽管“暗淡、轻黄、迹远”,却因“性柔、情疏和香留”而成为“冠中秋”的“花中第一流”,以花喻人,情致深婉,有易安居士自带的豪放。王国维在《人间词话》中评价:“何须浅碧轻红色,自是花中第一流,易安语也,其词品亦似之。”再三品咂,猜测李清照的词中提到两种桂花,“轻黄”者为银桂或四季桂,而“红色”者自然就是丹桂了。有一年盛夏时节赴杭州满觉陇,正值桂花盛放,香气满山盈谷,走在树下,披香沐“雨”。同行说,这是新西湖十景的“满陇桂雨”。当时存疑,桂花不是在秋天开放吗?事后补课,才知自己识闻浅薄。“八月(阴历)桂花香”是国人的集体感官记忆,真实情况是,金桂、银桂和丹桂在金秋开放的,而四季桂则是不拘时令的。那年盛夏,满觉陇开放的必是四季桂了。

今年的桂花开得迟,开花时已过中秋,曾经动念去上海植物园或是桂林公园赏桂,稍一犹豫便作罢了,小区外的口袋公园里就有,有好几株桂树,金桂、银桂都有,一簇簇细碎的桂花点缀葱茏的翠冠,近看远观皆宜。周末去的时候本想在树下稍坐的。未承想碰到两位老人正在摇桂花。看来是临时起意,老爷子轻轻摇晃树枝,老奶奶倒撑着雨伞,小花如雨点簌簌落下,黄灿灿的,很快铺满伞面。老奶奶见我驻足观看,开心地与我分享经验:下雨浪费了,回去做酒酿圆子,老灵额! 我说:是啊,是啊!

之后再去,是傍晚,下着小雨,桂花已经谢掉大半,水淋淋的石子路面上浅浅地铺着一层金屑。天气已经转凉了,我在树下,调动所有的嗅觉,试着分辨那香气是浓还是淡了。回家后,妻看到我被雨水打湿的衣服,旋即闻到跟我一同回家的“天香”,问道:你又去看桂花花了? 我说:是呀。这场桂花雨下完,冬天就要来了。

如梦如幻,心驰神往……在海拔3530米的望龙坪观景台,我第一次体验了身体在极度不适下的高原反应! 在黄龙高原景区的漫长徒步,还让我一双总也走不累的腿吃力得夜间难以安睡! 以前的健步自信惨遭蹂躏。高原地区氧气稀薄,身体需要努力供氧。受挫望龙坪,是我这个夕阳人忘乎所以,心理预防松懈和高反防范失当所致:下了缆车,不可徒步太快;事后了解“红景天”口服液主要是通过提前一两周来增强身体对缺氧的耐受力,它不能立竿见影地缓解已经出现的高反症状。在到达景区前服用“红景天”,无异于临时抱佛脚。相比之下,葡萄糖、巧克力或者吸氧,对即时缓解高反更有效。

黄龙景区之美,誉为“人间瑶池”,信哉斯言。人老不以筋骨为能,望龙坪之挫,从此信也!